



风格与时代

[俄]М·Я 金兹堡 著

陈志华 译

《风格与时代》一书是前苏联建筑中早期结构主义最早的、最重要的理论书。它从建筑在新的社会主义中的地位出发，阐明建筑在社会方面、技术方面合理化的必要性与途径，并指出：现代建筑组织新生活，它给新生活以形式。全书立论尖新，说明透辟，体系完整，科学性强。堪与勒·柯布西耶的《走向新建筑》齐名。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风格与时代

[俄] M·M·金兹堡
陈志华 译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 SK4N047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格与时代/[俄]金兹堡著;陈志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

ISBN 7-5613-2947-4

I.风… II.①金…②陈… III.建筑史-世界 IV.TU-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29932号

书 名 风格与时代

作 者 [俄]金兹堡

译 者 陈志华

责任编辑 周宏

特约编辑 王瑞智 王向荣

装帧设计 翁涌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西安市南郊吴家坟 邮政编码 710062

电话 (029) 5233753 5307846

(029) 5251046 (传真)

开户行 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帐号 216-144610-44-815

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20开 (787×1092)

14.1印张 180千字

印 数 1-10000

定 价 33.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序	3
导言	8
著者小传	10
前言	17
1. 风格	18
建筑风格的要素	
风格演化中的延续性	
和独立性	
2. 希腊——意大利“古典的”	34
思想体系和	
它的现代遗产	
3. 新风格的前提条件	66
4. 机器	80
机器的静力和动力	
特点	
对现代艺术的影响	
5. 建筑中的	92
结构与形式	
结构主义	
6. 工业的和技术	104
有机体	
7. 新风格的	112
特征	
图版. 回顾现代俄国建筑师	122
作品中的	
新风格	
译后记	161
附录1. 苏联早期建筑思潮	174
——兼论我国现代建筑	
附录2. 构成主义和维斯宁兄弟	227



序

肯尼思·弗兰姆普敦
(Kenneth Frampton)

这本于1924年出版的富有创新精神的著作，无疑对苏联建筑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然而，使人大惑不解的是，这本书竟要在将近六十年之后才有英译本。金兹堡在现代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不仅仅由于他当过领袖，写过理论，而且由于他是一位同样活跃的建筑师，因此，这个失误尤其使人难以理解。金兹堡是那种少有的才华横溢的建筑师，他坚持创作，又能找出时间来争论，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如果要找一位当今能够跟他相当的人，那只能到意大利、德国或者日本去找，可能，正是金兹堡广泛的多方面的成就——知识渊博，理论透辟，创作又硕果累累——大大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这个译本出现得如此之晚，因为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圈子里，理论和实践的这种结合，从来也没有受到过尊重。

即使在当前介绍他的生平的著作里，也可以观察到这种偏见。这些著作都倾向于肯定他创建了现代建筑师协会，主编了《现代建筑》杂志，而没有足够估计他在住宅研究方面开拓性的工作，那是在他领导之下给苏联建设委员会做的。在1923至1927年间，他参加了大约十四次设计竞赛，在竞赛中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出色设计，其中有两次，跟伊·弗·米利尼斯(I.F.Milinis)合作的，成了构成主义的样板作品，它们是：1930年建于莫斯科纳尔可夫街的纳尔可夫实验住宅楼和1931年完成的阿拉木图政府大厦，后者是苏俄第一批受到勒·柯布西耶的词汇和语法影响的作品之一。至于纳尔可夫住宅楼，尽管有勒·柯布西耶的色彩，却坚持了金兹堡自己的思想，他决心创造符合苏联条件的集体住宅形式，而不去模仿由勒·柯布西耶发展起来的比较进步然而却多多少少资产阶级化的住宅型制。

纳尔可夫住宅楼是四年紧张工作的成果，自从金兹堡设计的比较保守的莫斯科的玛莱亚·勃龙娜亚住宅区在1927年完工之后，他立即领导一个工作组作进一步的研究。1928年至1930年间，金兹堡与巴尔欣(M.Barchin)、弗拉季米洛夫(V.Vladimirov)、巴

斯特尔那克 (A. Pasternac) 和萨姆—西克 (Sum-Sik) 设计并试验了许多方案, 企图搞出苏联住宅建设的经济实惠的样板来, 这就是所谓的“公社大楼”, 二十年代, 苏联建筑师中的先锋派都从事于探讨它的最恰当的社会—建筑形式。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通用的跃层式“斯脱洛伊”单元, 它显然早于勒·柯布西耶著名的跃层式单元, 后者在1934年开始设计而于1952年在马赛公寓实现。纳尔可夫住宅楼是由F型和K型“斯脱洛伊”单元组成的六层板式大厦, 有一条内部街道联接到公共食堂、体育馆、图书馆、托儿所和屋顶花园, 虽然它很激进, 金兹堡却认为这种公社大楼只有在劝说人们接受而不是强加于人的情况下才是合乎人性的, 才能成功。

金兹堡在气质上和意识形态上都倾向于集体观念, 正如玛高梅多夫 (S. O. Khan-Magomedov) 指出的, 他在与人合作共事的时候是最好的设计人, 他一生中比较有意思的作品都是与人合作的, 例如最富有先锋精神的“绿城”方案, 主张用城市分散主义的方法疏散莫斯科人口, 是他与巴尔欣一起在1930年提出来的; 他的比较保守的苏维埃宫设计是1932年与德国建筑师海森弗莱格 (Gustav Hassenpflug) 合作的。这个设计, 以及上一年他的斯维尔特洛夫斯克剧场的竞赛设计, 开创了他的新至上主义 (Neo-Suprematism) 的风格, 这风格受到新建筑师协会的宠儿利奥尼多夫 (Ivan Leonidov) 的作品的影晌。

正如申克维奇 (Anatole Senkevitch) 指出的, 金兹堡的《风格与时代》不可避免地要和勒·柯布西耶于1923年完成的《走向新建筑》作比较。当后者在《新精神》杂志上发表的时候, 金兹堡可能读到过, 因而可能受到影响。然而, 凡是这种比较, 不同点总比相同点有更大的意义, 这不同点在插图的选择上表现得最有戏剧性。这两本书都引用了未来时代的工程形象做插图, 这就是说, 用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谷仓、工厂、船舶、飞机等作插图, 但目的却是不同的。金兹堡采用战舰、铸铁结构火车站和木框架工

业冷却塔，勒·柯布西耶却不要战舰而要豪华的远洋客轮。同样，他们两位都把美国的谷仓和都灵的非亚特汽车厂当作新时代和新风格的象征，但他们对木结构的态度是不同的，勒·柯布西耶把新建筑限于钢铁和钢筋混凝土的房子，而金兹堡却容纳木材的房子，既有无名的，也有他的构成主义的伙伴们的作品，例如，美尔尼柯夫（Konstantin Melnikov）设计的全俄农业展览会（1923年，莫斯科）的马哈烟展览厅和舒科（V.A.Shchuko）设计的这次展览会上的咖啡馆，它们的形式都很出色。

金兹堡对结构的看法是过于狂诞、过于夸大的，这一点可以从他把诺尔维尔特（E.I.Norvert）画的发电厂收罗进来看出，他大概想阐明一种理想的方式，把混凝土和钢铁等量地混合使用。当然，金兹堡和勒·柯布西耶同样重视飞机，把它当作新精神的载体，虽然他们所选为插图的型号不同。勒·柯布西耶在他写的《视而不见的眼睛》那几章里，引用了远洋客轮、双翼飞机和豪华汽车作为现代性的最高创造者，而金兹堡却以先进的火车头作为功能形式的范例给他的关于现代动力的论著作插图。

就像《走向新建筑》一样，《风格与时代》承认并且热烈欢迎现代技术的普泛的文明化力量，在俄罗斯沙皇时代，这力量已经使地区文化越来越难继续维持下去。金兹堡的坚持“承传法则”以及他对风格的演变所持的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全然是一个变化的模型，比勒·柯布西耶的关于现代建筑文化诞生的道路的二元论观点更加自然主义。我说的是《工程师的美学和建筑》这一章里勒·柯布西耶的辩证观点，他的主要理论工作是围绕着它而结构起来的。金兹堡抱着一种决定一切的机械主义时代的观念，而勒·柯布西耶在拥护科学的工业世界的同时，仍然认为诗意的“造型”是必需的，它在适当的时机能够把工程形式计算出来的美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新柏拉图主义的水平去。

这种关于形式之形成的理想模式，金兹堡是不相信的，因为他

已经不能把建筑师看作在专业上独立于工程师了。金兹堡本人既受过工程师的训练，也受过建筑师的训练，他认为，在二十年代，建筑已经被工程吞并了，而建筑理论家的当前任务是建立一个关于形式的新理论来说明这场吞并。金兹堡在1923年的著作《建筑中的韵律》里，实际上已经为承认它做好了准备，在那篇文章里，他以发展着的形式韵律的观念为基础，直接建立了一个建筑理论，这理论在一些方面可以跟拉铎夫斯基（N.A.Ladovsky）在高等技术艺术学院提出来的形式系统比美，也可以跟且尔尼霍夫（Iakov Chernikhov）在1931年与1933年分别出版的《建筑与机器》、《建筑狂想》两本书里所强调的方法媲美。

金兹堡异彩纷呈的著作显示出，从1923年的《建筑中的韵律》到1934年的《住宅建设》，他的发展经历了整整一轮历史，从背叛在意大利所受的古典风格主义教育的年轻的实践家和理论家到一位争辩着从事于最经济的居住单元设计、探讨苏联式“最低标准生活”方式的人。在《住宅建设》的第二章里，金兹堡作为技术专制论者和超级功能主义者达到了顶峰；在这一章里，他用最深奥难懂的公式和计算把他的论点武装起来，他探讨了在一定价格下适合于某些住户的最佳的方案。虽然斯特洛伊单元的一层半高度是莫名其妙地浪费的，这个方案很像革斯特夫（A.K.Gastev）制定的莫斯科中央劳动学院的泰洛制理想。《风格与时代》则企图提示在任何风格的出生、成熟、衰朽和死亡这个历史中不断重复的过程，因而给著作者以机会在著作的结尾去争辩，说苏联正站在新风格诞生的门槛上，在这个时候，只有这个新风格才可能在世界性水平上系统地形成。金兹堡本人最初参与这个风格的形成时，是非常犹豫而且折衷的，1923年他参加劳动宫设计竞赛的方案模仿拜占庭和新古典主义形式，很沉重。到了1926年参加冶金部大厦设计竞赛时，他已经成了彻底的功能主义者。最后，1933年他设计的在克里米亚的基斯洛沃茨克疗养院，说明他接受了高度理性化了的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建筑，作为一个从事实际工作的建筑师，他以后的作品都是这个样子，直到1946年去世。

因此，虽则《风格与时代》不过是一个寿命只有六年的风格的意识形态，它仍然是一个能够有力地影响人的、有意义的证据，证明现代建筑的前途，它的自由驰骋的潜力在今天与它刚刚诞生时一样强大。

(小) 阿纳托尔·申克维奇

(《风格与时代》英译者)

М. Я. 金兹堡于1924年出版的《风格与时代》是苏联建筑中早期结构主义的最早的和最重要的理论书。它所提出的萌芽状态的观念后来发展为结构主义建筑的成熟理论，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它们还在刚刚形成。没有别的书把结构主义的理论写得这么好，这么深，这么丰富，也没有别的书像它的目标和理想那样贴近现代主义运动的目标和理想的核心。

确实，《风格与时代》是关于一个被科学决定了的、被历史决定了的建筑的观念，使它成了现代主义运动的理论试金石之一。它对建筑风格的变化的深刻分析被艺术评论家拥戴为学术性的艺术评论的典范。同时，它为年青的社会主义国家透辟而全面地阐释了“新建筑”的各个方面，鼓舞了许多苏联建筑师明确了他们在这问题上的立场。

虽然金兹堡的论文表达了他对结构主义的基本冲击的默许，但是他回避承认与苏联艺术中的结构主义运动的直接关系，这运动是在1921年产生的。早期的结构主义文献里，除了阿历克赛·甘在1922年写的论文《结构主义》中初步接触到建筑之外，都没有提到建筑。在《风格与时代》里，金兹堡独立地将“结构主义”建筑形成一个实证主义的纲领，使1921年之后实用的、工业化的或“生产的”、艺术的结构主义理论适合于他自己关于建筑中创造过程的思想。金兹堡的思想，与在他之前不久的西方理论和苏联评论一起，对结构主义建筑运动的发展是有催生作用的。1925年，金兹堡成了现代建筑师协会（OCA）的创立者之一和首席理论家。

金兹堡的这本书把关于机械化世界的空想，关于建筑社会和技术意义的唯物主义考虑，以及对当代建筑和艺术理论的深刻理解出色地综合了起来。

俄国革命之后的头几年，产生了一场热烈的先锋运动，在艺术的一切领域里都爆发了紧张的理论 and 创作活动。无数的艺术家和评论家用狂热的词句歌颂新的革命性的发展，并企图为一个真正的

“新”艺术的创造而把他们的美学理想系统化为无可辩驳的纲领，这种新艺术有充分的能力把革命时代的社会经济理想以恰当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风格与时代》集中概括了革命后头几年里苏联先锋文化中大量涌现的纲领性著作。这本书比与金兹堡同时的苏联人的所有著作都更全面透彻地形成了一个深刻掌握了现代主义的承诺，许多人感到了这些，但没有人表达得这样雄辩。

它表现出一种决定性的努力去阐明建筑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关键性地位，使建筑在社会方面和技术方面都合理化从而组织新的生活方式并赋予它以形式。

金兹堡喜爱做历史的分析，并且决心给设计原则建立一个全面的理论基础，这是由于他的学识和智慧，加上充分的自信。他的深刻的专业眼光得到广阔的文化修养和阅读功力的支持，这种博学深思是文化精英的特点。在俄罗斯，这个知识分子阶层根本上是西化的，不断地吸收消化西方文化价值和理性主义的思想。接受了现实的和自由的观念，他们吸取法国的、尤其是德国的实证主义思想，对自然和社会过程的一种一元论观点，与物质世界相联系的功利的审美观。虽然这个唯物主义在本世纪之初被各种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传到俄罗斯的新康德主义流派的哲学唯心主义取代，仍然是金兹堡的建筑哲学的基本决定因素。这个哲学回答着金兹堡早年求学和就业时所经历过的广泛的影响和刺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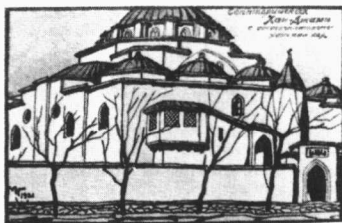
著者小传

陈志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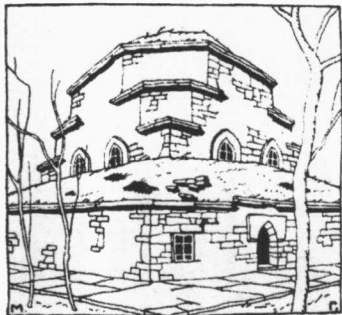
金兹堡(М.Я.Гинзбург,1892-1946年)出生于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父亲是一位建筑师,引导他从少年时代就喜好阅读艺术史著作,并且爱绘画,最终选择了建筑这门职业。在明斯克的中学毕业之后,金兹堡到法国,进了巴黎美术学院学建筑,不久转入了图卢兹的美术学院,最后到意大利的米兰美术学院,于1914年获得文凭。回到俄国,正好里加工学院因战争的关系迁到俄国,他又去读土木工程,于1917年毕业。

年轻时代的学历和见识对金兹堡的思想和事业起了决定的作用。他精通古典的建筑学。1937年他在一篇叫做《苏联建筑的道路》的文章里回忆道:米兰的美术学院,“简直逼人做历史风格的考古式的复制品,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的走样”。不过,在当时欧洲风起云涌般的新思潮的影响下,金兹堡并不那么老实,有一次在课程作业中他做了个“新艺术运动”式的设计,教授大为不满。他也敬仰刚刚到欧洲开过作品展览会的F.L.莱特。在那篇文章里,他还提到:“米兰大公爵门前的现代汽车,当时给了我难以置信的强烈印象”。很可能,他那时对未来主义是有所了解的。米兰美术学院培养了他对艺术、艺术史、艺术理论和创作的兴趣,而里加工学院的工程师训练,却又使他能对新技术、对建筑艺术的改造作用十分敏感。他一贯主张,建筑师应该有“结构感情”。这种情况对他日后的理论工作是有极大的影响的。

1917年,从工学院毕业后,他到了克里米亚工作,在那里过了四年。这儿远远离开了苏俄的文化政治中心,当时却是一个内战中心。金兹堡在1935年3月份的《苏联建筑》上回忆,那时期,他“在内心里对从意大利学来的严格的古典学派的传统和教条作斗争”。在这时期的少数建筑设计里,有莱特的草原住宅和维也纳分离派的痕迹。他主持一所新建立的保护古建筑的机构,写作过几篇关于克里米亚乡土建筑的文章。1923年在莫斯科第一次全俄农业展览会上的克里米亚馆,就是金兹堡设计的,采用了克里米亚的乡土



克里米亚,尤巴道利亚的可汗清真寺



尤巴道利亚的前德维修道院



克里米亚,狄奥多西区的前清真寺

风格。1921年，金兹堡回到莫斯科，以后就长期在这里居住、工作。起初他在技术学院（M B T U）和高等艺术技术学院（BXYTEMAC）教建筑史和建筑理论。很快有了名声，1924年入选国家艺术科学院。同年，他带领科学院的考察队赴中亚，调研乌兹别克的民居，帮助当地建立文物及民俗博物馆。1925年又带队赴土耳其，研究拜占庭和伊斯兰建筑。

因此，除了正规的严格的古典建筑训练外，金兹堡还在地方乡土建筑方面做了研究工作，他在两方面都有丰富的知识。这样的一位建筑史教师，断然转向现代的工业化建筑，与传统决裂，那既不会是无知的行动，也不会是简单化的武断。这就是金兹堡理论著作的深度的来由。

金兹堡参加了1922至1923年间举行的莫斯科劳动宫设计竞赛。他的方案是笨重而带有纪念性的。而维斯宁兄弟的方案却是一个构成主义（结构主义）的作品，给了金兹堡很大的影响，从此，他卷入了正在澎湃汹涌的理论热潮，卷入了高等艺术技术学院内外的激烈争辩。1923年，金兹堡与维斯宁兄弟建立了友谊，一起酝酿着构成主义（结构主义）的早期理论。

俄国革命之后的头几年，产生了一场热烈的先锋运动，在文学和艺术的一切领域都爆发了紧张的理论 and 创作活动。无数的艺术家和评论家用狂热的词句歌颂革命、歌颂新世界，并且要为此新世界创造一个彻头彻尾崭新的文化。他们要创立一个美学纲领，确信这个纲领有充分的能力把革命时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理想以恰当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构成主义（结构主义）是这种纲领之一。

这时期，金兹堡大量吸收现代建筑思想，阅读国内外的杂志，其中包括法国勒·柯布西耶的《新精神》和荷兰的凡·杜埃斯堡的《风格》，以及李西茨基和爱伦堡在国外办的介绍苏俄先锋理论的杂志。

同时，金兹堡开始了写作。1922年，他发表了一篇讨论建筑构

图的文章，叫《建筑的韵律》。他写道：“建筑历史要求理解而不要求模仿，从过去的伟大建筑物中所能得到的教益远不如从它们抽象出来的原理中得到的那么多”，“现代建筑的问题是找出表现我们今天的脉搏律动的形式因素和构图方法”。

1923年，金兹堡被任命为莫斯科建筑师协会的《建筑》杂志主编。他写过两期社论和两篇文章，杂志就停刊了。

1924年，他把在俄罗斯艺术学院里所做的报告整理成了《风格与时代》一书。这本书集中概括了革命后头几年里苏俄先锋文化中大量涌现的纲领，比当时所有的著作都更全面透彻地形成了系统化的理论。它从建筑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出发，阐明建筑在社会方面和技术方面都合理化的必要性和途径。现代建筑要组织新的生活，给新生活以形式。这本书很雄辩，表现出作者的博学和自信。

从整个现代建筑运动的历史来看，《风格与时代》出版比较早，立论尖新，说理透辟，体系完整，科学性相当强，它应该是可以与勒·柯布西耶的《走向新建筑》并列的经典性著作之一。

以《风格与时代》作为思想纲领，1925年，在莫斯科成立了“现代建筑师协会”（OCA），A·维斯宁任主席，B·维斯宁和金兹堡任副主席，金兹堡任它的刊物《现代建筑》（CA）的主编。现代建筑师协会是构成主义（结构主义）的核心组织，它的成员从1923年艺术文化学院（ИНХУК）解散后就围绕在“左翼文化阵线”（ЛЕФ）周围。

除了理论工作之外，金兹堡主要从事新型的住宅研究和设计。他探讨“公社大楼”即把家务劳动社会化了的集体住宅，有公共食堂、托儿所等等。这项探讨性的设计也是先锋派的。这里面有空想，也有前瞻性的思考。在莫斯科和外省造过几幢公社大楼，但因为整个社会发展水平还低，没有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为公社大楼的生活做好准备，所以公社大楼的试验失败了。不过它的思想曾被勒·



巴开西沙兰原始的清真寺光塔



尤巴道利亚的一座克里米亚传统式样的房屋

柯布西耶吸收，表现在法国的马赛公寓里。

至于理论著作，大多是重申《风格与时代》里的基本观点。不过，有些观点说得更清晰、明确。他与维斯宁兄弟一起提出来一个“功能主义创作方法”。这个方法最简洁肯定的定义，大约是他去世前不久，1945年第10期的《苏联建筑》上的一篇文章《构造问题与现代建筑》中说的：“建筑的基本任务，……可以说就是用最经济的手段组织必要的空间”。

然而，在这之前，在他们长久不谈建筑、沉默了几年之后，金兹堡与A.和B.维斯宁合写过一篇《论现代建筑的一些问题》，发表在1934年第2期《苏联建筑》上。在这篇文章里，他们写道：

“我们的任务不是在狭窄的道路上机械地进行创作，而是要在创作过程结束时使一切都各得其所，既没有未完成的社会任务，也没有未完成的技术任务和艺术任务。这种工作方法——把目的、手段和建筑形象统一起来，把内容和形式统一起来，不使它们互相矛盾的方法，我们就称之为功能的创作方法”。这个说法相当圆滑，几乎无懈可击，却也几乎等于不说。几位当年锋芒毕露，为新时代的新建筑披荆斩棘，开辟道路的人，竟变得这样深于世故，这大约是因为迫使他们沉默了几年不谈建筑的接二连三的“批判”。

1930年5月16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造日常生活的工作》的决议，尖锐批判了“公社大楼”的探索者们。决议指出生活社会化建议是“用左倾词句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本质的企图”，政治压力很大。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造文学与艺术组织》的决议，也把建筑中的所有的流派组织取消了，把一切学术思想斗争，包括反复古主义，都当做小圈子的宗派主义之争。同时，成立了统一的苏联建筑师协会，发表了“统一的”创作方法，充满了折衷色彩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学术定于一尊，从此，据金兹堡和维斯宁在《论现代建筑的一些问题》里说：“许许多多的批评家和所谓过去的功能主义

者在连篇累牍的自我批评里，检讨‘过去的’思想，把一大堆罪孽和过失扣到我们头上……”。这批判的最高峰，则是1952年出版的查宾柯的《论苏联建筑艺术的现实主义基础》，此书对金兹堡进行鞭尸式的批判。这时候金兹堡去世已经六年了，去世之前，默默地在工业建筑方面工作着，人们不大清楚他的情况。

《风格与时代》这本现代建筑史中重要的经典著作长期湮没，竟要在出版之后将近六十年，才由MIT出版社于1982年出了英译本，英译者是美国康乃尔大学建筑史副教授，俄裔学者申克维奇（Anatole Senkevitch, 1942—）。